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百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五百五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

明

皇帝

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人先世家沛後徙句容宋李

大父徙居泗州父世珍追諡仁祖高祖伯六追諡德

父又徙鍾離祖曾祖四九追諡懿祖祖初

一追諡母陳氏追諡淳生四子帝其季也

熙祖皇后紅光滿室

自是夜數有光鄰里望見驚以為與下

火輒奔救至則無有人咸異之年十七為僧起兵



等事俱已見前二十五起兵滁州初依郭子興後遂渡江克

金陵以次平定東南移師北伐凡十有五載而成帝

業焉

戊申洪武元年

是年一歲兩條說具前卷

秋八月以應天為南京開

封為北京

先是帝幸汴梁將營都而未果反是既克元都遂有

是命且下詔將以春秋巡狩

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共以

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于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尋又命徙北平軍民于北京

始建六部

中書省初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事至是
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等官仍屬中

書省

各部各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庶務考洪武時設官建置不在一時今據明史百官志舉

其要者隨時以書餘不具載

大赦

仍諭有司利害當興革而詔書未載者具奏以聞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初帝北巡命李善長與基留守中書省都事李彬犯
法基按之罪當死彬素附善長善長請緩其獄基不
聽奏上竟殺彬方奏至會祈雨善長曰禱雨可殺
人乎基曰殺之天必雨遂斬彬由
是善長銜基及帝還善長愬基專恣言基戕人壇
墮下不敬會
基有妻喪遂告歸

徵元故官至京師

既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馬翌對曰元有天
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

元季之所以淪
亡不在寬而在
縱弛明祖此論
深中其病至不

以廢事為寬慢
易為簡尤得為
治要須馬羣
謂陳對實為庸
木之見豈知寬
廠自貴適中亦
富相濟為用若
守務姑息必乖
明允之方過事
刻覈亦非欽恤
之典皆無當于
協中之道如皋
陶贊舜御眾以
寬而其時涇流
放寬未嘗少假
所謂刑期無刑

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于逸樂馴至淪
亾其失在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
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
弊矣

帝如北京

放元宮人

九月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

安博涉經史帝渡江時首謁軍門陳王道

語具
吳元

年徵諸儒議禮命安為總裁官諸禮多所裁定至是卒追封姑孰郡公

冬十月帝還南京

十一月詔使訪求賢才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字士行襲封衍聖公希大世襲

曲阜縣知縣

元時衍聖公秩三品帝謂禮部曰孔子萬世師後嗣秩止三品弗稱其授希學秩二品賜銀印置衍聖公

官屬

日掌書典籍司樂知印奏差書寫各一人

立孔顏孟三氏學

教授學錄學司

各一
尼山泗水二書院

各設一人

復孔氏子孫及顏孟

大宗子孫徭役

其官屬皆行聖公選舉

手詔召劉基還

建大本堂

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上時臨幸商榷古今評論經

史

上嘗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諸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

官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反為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為

明祖論漢七國
事極為平允然
當時已覺之故
雖由晁謀國不
臧而諸侯僭侈
驕橫在文帝時

賈誼已先見及之則七國兵端寶由封建所致明祖果有鑒于此即不應裂地

以王諸子且所云諸王當知輔

王室毋撓公法蓋以諭教授儒

臣使諸藩之國守法度耳然能

保其始終不渝即若明祖者所

謂師古而不知度今務名而以

致害寶者耳

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

十二月徐達克太原元庫庫特穆爾走甘肅山西平

達既定元都進取山西常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真定

馮勝湯和下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庫庫特穆爾遣將

來禦戰于韓店

在潞安府長治縣南

楊璟大敗會元帝自開平

注見前命庫庫特穆爾復大都庫庫特穆爾乃引兵出

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庫庫特穆

爾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

時于北平置燕山六衛命都督副使

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

興祖濠人雲龍定遠人

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

擣太原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欲還救太原進退失

據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乃率師趨太平庫庫特穆

爾至保安

元州明廢復置今州屬宣化府

聞之果還救遇春謀于達

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若夜襲

之可得志達然之會庫庫特穆爾將呼必勒瑪

舊作豁鼻

馬今來約降請為內應達夜選精騎襲其營庫庫特

穆爾方燃燭治兵書倉卒不知所出跣一足乘驛馬
從十八騎遁呼必勒瑪降得甲士四萬遂克太原乘
勢收大同分遣馮勝等徇猗氏平陽絳擒其守將榆
次平遙介休以次下山西悉平

巳酉 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

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

愈湯和沐英胡大海字通甫 虹人馮國用勝之 兄趙德勝濠人

耿再成字德甫 五河人華高舍山 人丁德興定遠 人俞通海字碧 泉濠 人

人徙

張德勝

字仁輔
合肥人

吳良

定遠人初名
國興後賜名

吳楨

良之弟
初名國

賈後

曹良臣

安豐人

康茂才

字壽卿
蕪人

吳復

字伯起
合肥人

茅成

定遠人

孫興祖凡二十二人立廟鷄鳴山

注見前

下死者

像祀生者虛其位又以廖永安

字彥敬
忠之兄

俞通海張

德勝桑世傑

無為
人

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配享

太廟

免山東北平山西河南及畿內諸郡田租

倭寇山東

此明倭
寇之始

二月詔修元史

大都既克得元十三朝實錄乃詔修元史以左丞相

李善長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字子充義

烏人為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字德一祁門人胡翰字仲

伸金華人陶凱字仲立臨海人曾魯字得之新淦人高啓字季迪長洲人趙汭字

常林寧人等十六人為纂修帝諭善長等曰元初君臣樸

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問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不見信遂至土崩其間

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以垂鑒

明修元史全總
六十三朝實錄
印無危素亦何
庶甚散佚無存
至于元統以後
又所未備素果
必資詢考何不
備就而訪其遺
事仍待遣使分
求是素于文獻
皆無足徵徒飾
寺僧之言以文
其不死不深可
賤卒藉云與史

戒閱六月書成而元統以後之史未備乃分遣使者

十二人往北平山東採遺事明年續修仍以瀟禕總

其事

先是元都破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趨所居報
思寺將入井寺僧大梓力挽之曰國史非公莫

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
勉輦而出之元實錄得無失及素至京授翰林侍讀

學士年已七十餘一日帝御東閣側室素行簾外履

聲豪蒙然帝問誰也對曰老臣危素帝哂曰朕謂是

文天祥耳御史王若希旨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

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危素字太樸金

人

元丞相伊蘇侵通州平章曹良臣擊走之

為存亡則史既
成善即當舉程
嬰之例捐軀明
志以全臣節乃
簾外履聲醜然
以老臣自命其
視馮道之不知
廉恥相去幾何
明祖以文天祥
諷之且以余聞
愧之其為貪生
忘義之小人亦
微凜然巖于斧
斨矣

大軍徇山西北平守脩單弱曹良臣守通州兵不滿
千人伊蘇將萬騎營白河注見前良臣曰吾兵少不可
與戰當以計走之乃于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亘十餘
里鈺鼓聲相聞伊蘇驚遁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
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耕藉田

三月徐達克奉元常遇春克鳳翔

元將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

即張良弼
注見前

孔興圖魯卜

等駐鹿臺

即鹿苑原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
寨宇記原上有禱雨祠禱雨輒應以衛奉

元徐達兵入關思道遁去郭子興

此郭子興一
名興源人

將輕

騎直擣奉元守將棄城走御史桑圖錫里郎中昂克

舊作
王可

檢討阿什克布哈

舊作阿失不
花今並改

三原尹朱春俱

抗節死

桑圖錫里力窮不屈與妻子投崖死昂克仰
藥死阿什克布哈自經死謂其妻曰吾當以

死報國妻曰君能盡忠吾
豈不能殉節俱投崖死

遂改奉元路為西安府時

關中饑詔戶賑米三石民大悅遇春兵至鳳翔思齊

奔臨洮

夏四月命博士孔克仁

旬容人

授諸子經

功臣子弟俱令入學

馮勝狗臨洮李思齊降

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
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陽易于臨洮請先慶
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精猝未易拔臨洮西控羗
戎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備戰鬥物產足佐軍儲慶
以大軍思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于旁

庫庫持拐爾前
此雖不免跋扈
父元亡以發則
約力支柱思為
恢復之舉始終
與明兵相持雖
亦互有勝負其
志不少撓屈
明祖七致書而
不答因益敬懼
至以奇男子目
之則疾風勁草實
可見其乃心王
室矣若李思齊

即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羗寧遠

宋若改縣今隸屬鞏昌府

鞏昌遣馮勝逼臨洮思齊果不戰降

初思齊在鳳翔帝以書諭之且

言若果能審去就當以漢街竇融之禮相報思齊待書欲降其養子趙琦本狄道人紹思齊奔吐番思齊信之遂奔臨洮琦私竊寶貨婦女逃匿山谷問思齊窮蹙遂降琦尋亦來歸思齊至京帝深慰之授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久之遣往招諭庫庫特穆爾至則侍以禮尋使騎士送之還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留一物為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臂思齊知不能免遂斷與之還未幾卒

五月甲午朔日食

御史中丞張溢卒

初惟倥強自專
與諸將日尋攻
殺固恤國難迨
宗社已移擁兵
重鎮猶不知修
力効忠與張思
道輩相將角以
全西北一隅乃
聞待以寶器之
禮輒不戰而降
其肺腸殆不如
狗彘且醜顏招
降庫庫特穆爾
豈復知人尚羞
恥事乎斷臂而
冥謀隨及固快

溢與劉基並拜御史中丞時廷臣伺帝意多尚嚴苛
溢獨存大體不以搏擊為能受詔赴閩擇鄉兵行至處
州遭母喪乞終制不許鄉兵既集再乞終制許之哀
毀卒帝痛惜親撰文祭之

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元帝奔和林

先是遇春下鳳翔詔還脩北平以李文忠副之至是
遇春文忠帥步騎九萬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州

注見前

敗伊蘇于全寧

元置全寧路明廢故城在今喀喇沁故大寧城西北進攻大興

然狹不若
罪而寸磔
足伸大義
古也

州即興州金末嘗置治利民鎮俗呼為小興州故名此為大興州注見前分千騎為八

伏守將夜遁盡擒之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

里獲其宗王齊克慎舊作慶生今改平章昂珠等斬之凡得

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秋七月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卒于軍諡忠武詔李

文忠領其衆

遇春師還次柳河川在宣化府龍門縣西暴疾卒年僅四十春

沉鷲果敢善撫士卒推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

稱常十萬長于大將軍達二歲喪歸帝用宋太宗喪
聽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

趙普故事臨于龍江

關名今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

追封開平王

八月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

文忠會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

趙庸

廬州人

曰圍外之事苟利于國專之可也遂出雁

門敗元遊兵于馬邑擒其平章劉特穆爾

舊作劉帖木今改

進至白陽門

在朔平府馬邑縣北

天雨雪已駐營文忠引數騎

入山察視疑有伏遽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果

乘夜來刦文忠令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

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擒其將

圖魯卜俘戮萬餘人窮追至孟克桑

方輿紀要在大同府遼外舊作

莽哥蒼

而還

先是元帝北走屯噶爾布今圖魯卜孔

今改 卜既被擒孔與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
無濟不復南向矣 按噶爾布舊作蓋里泊今改

定內侍官制

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畏

法勿令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矣

內臣但備使令
當使畏法勿令
有功實為制取
宦寺要旨明祖
以此垂誠貽謀
不為不深乃未

數傳而閭閻印
捏權恣橫至末
季而流毒益甚
釀禍喪邦若全
不知有此論者
可見子孫不遵
祖訓鮮能保其
令緒此特其一
端耳

封王顓為高麗國王

先是顓遣使朝貢且請封遂有是命

徐達克慶陽擒張良臣斬之陝西平

達自臨洮下蘭州襲走元豫王盡收其部落輜重還

出蕭關克平涼張思道懼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而自

奔寧夏為庫庫特穆爾所執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

顯蕭人受之良臣先出迎尋復叛襲傷顯達督兵圍之

良臣之降也披奏至京帝戒達曰張思道兄弟多諂
詐勿墮其計中良臣果叛達謂諸將曰上明見萬里

外今日之事一如上諭然良臣叛
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
良臣求援于庫庫

特穆爾庫庫特穆爾遣將攻原州陷涇陽為慶陽聲

援達遣馮勝扼驛馬關

在慶陽府安化縣西南舊有城

敗其將哈扎

噶爾

舊作韓札
見今改

等良臣被圍久數出戰不利糧乏絕

至煮人汁丸泥燕之守者遂開門降良臣父子俱投

井引出斬之

良臣驍勇軍中呼小平章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

鎗金牌張張思道驍將也良臣自以慶陽城高險上

有井泉可據守又倚思道庫庫特穆爾為聲援賀宗

哲喀扎噶爾為羽翼姚暉葛八為爪牙故降而復叛

以圖大功及被圍猶日開門出汲馳騁城下達進營

逼其四門由是不得逞其求援寧夏者又時元賀宗
恚被獲將士相繼出降城遂破父子俱死

哲攻鳳翔指揮使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

荆為大箕形如半舫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

藁焚之輒颺起乃置鉤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

箕走復為地道薄城攻不已會百戶王輅收臨洮降

卒還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還

誘我也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欲走

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豈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

附乃括城中貲令曰敵退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

固守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

宗哲尋掠蘭州
遣馮勝率步

騎往擊宗哲
渡河遁勝乃還

修禮書

詔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明年書成名大明集禮

九月置中都

以臨濠為中都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

帝召諸老臣
問以建都之

地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之中汴梁為宋舊
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
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
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
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
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
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為
中都何如羣臣皆稱善遂營之

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庚戌

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兵北伐

時元帝尚在近塞

帝再致元帝書皆不報

而庫庫特穆爾攻蘭

州指揮于光

都昌人

力戰死

徐達軍還庫庫特穆爾傾知率兵奄至蘭州圍城數

重于光自鞏昌來援猝與敵遇力戰而敗被執使呼
城內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大軍旦
夕至矣敵怒披其頰遂遇害城中聞
光言守益固庫庫特穆爾尋引去
帝以達為大將

軍文忠及馮勝鄒愈湯和副之分二道出兵達自潼

關出西道擣定西

元州明改安定縣
今縣屬鞏昌府

取庫庫特穆爾

文忠自居庸出東道絕大漠追元帝二月文忠至興

和注見前

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諾爾擒元平章珠占次

駱駝山

在張家口外鑲黃
旗察哈爾東南

走平章沙布迪音

舊作沙
不丁今

改次開平降平章沙達哈

舊作上都
罕今改等

吏部請謫有罪于儋崖不許

帝曰前代謂儋崖為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淳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二月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

立廟滁州祀之仍以其三子從祀

夏四月封子九人為王

挾帝第二子

為榛王

封西安

桐

帝第三子為晉王

封太原

皇后出

皇后出

棣帝第四子即

為燕王

封北

櫛

帝第五子

為吳王

有司

成祖皇后出

皇后出

封建不可行於後世昔人已詳論之若宋元之亡本不由於孤立且宋勢積弱即有屏藩之衛

小無能為元則
加藩在外擁兵
後作不靖轉貽
凶患皆已事之
可徵者明祖欲
大封諸子假此
言實未為允
冊論燕王恃其
強盛骨肉相殘
不旋踵而成篡
奪之禍即其後
焉煦宸濠稱兵
肆逆視漢之吳
潯淮南相去有
幾及末世流寇
充斥諸王亦惟

請置護衛于杭州帝以財賦
地不可封後改周王封開封
禎帝第六子
胡充妃出
為楚王
封武昌

帝第七子
達定妃出
為齊王
封青州
梓帝第八子
達定妃出
為潭王
封長沙
檀帝第十子

郭寧
妃出
為魯王
封兗州
從孫守謙
帝長兄孫
文正之子
為靖江王
封桂林

帝懲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擇名城大都豫王
諸子待其壯而造就藩服外衛邊陲內資夾輔其制

祿親王歲萬石置相傳官屬護衛甲士少者三十人
多者至萬九千人藉隸兵部冕服車旗邸第下天子

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禮無與鈞體制崇重惟列
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與周漢封國稍異焉

徐達大破庫庫特穆爾于沈兒峪
在鞏昌府安定縣
北之車道峴南

達至安定庫庫特穆爾退屯沈兒峪達進軍薄之隔

束手就斃求其足資夾輔者又有何人則其是非得失益瞭然可見保世昌後自有大經豈在拘泥不可復行之古法乎

溝而壘日數交戰庫庫特穆爾遣精兵千餘人由間道

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親擊却之

德濟大海子也達械送京師而斬其下趙指揮等數人

以狗明日整兵奪溝殊死戰大破庫庫特穆爾兵擒剌

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一千八百餘人

士卒八萬庫庫特穆爾僅挾妻子數人遁去至黃河

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達自徽州元置今改南出一

百八渡

河名在漢中府畧陽縣東源出徽縣下流入嘉陵江渡凡一百八處故名

至畧陽

德濟雖功臣之
子而失機偵事
邦有常刑然徐
逆斬其下數人
以徇而械送德
濟京師侯王章
未為大失明祖
釋之皆流于輕
縱且以書諭徐
達掩已過而授
人柄獲莛之喻
未可為辭之正
也

以下注
俱見前
克沔州入連雲棧攻興元取之鄧愈亦自臨

兆進克河州

德濟至京師帝釋之而以書諭達曰將
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

待蒞賈乎且將軍在軍中誅之則已今下廷議吾且
念其信州諸豎功不忍加誅繼自今將軍毋事姑息
是後也都督孫興祖戰死五
郎口帝深悼惜追封燕山侯

封陳日燧為安南國王

元帝殂于應昌

注見前

詔諡之曰順帝

國人諡曰惠宗

子阿裕錫哩達喇嗣

五月始設科取士

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密迪哩巴拉

舊作買的里八送京師刺今改後仿此

文忠聞元帝殂督兵兼程進圍應昌克之元嗣君阿裕錫哩達喇北走獲其子密迪哩巴拉及后妃諸

王官屬數百人并獲宋元王璽金寶玉冊鎮圭大圭

王谷等駝馬牛羊無算窮追至北慶州

遼置故城在今巴林西北

遼史地理志慶州元寧

而還道興州

注見前

擒國公江

軍有赤山黑水即此

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螺山

亦作紅羅山一統志今獨石口北

御馬殿西有烏蘭哈朗噶山即紅螺山也明初李文忠敗元兵於此

又降楊思祖之衆

萬六千餘人

是月旱六月朔帝親禱于山川壇越五日雨

帝齋于西廡皇后躬執爨為農家食太子諸王饋于齋所帝素服草屨徒跣至壇席蒙曝日中夜卧于地

凡三日詔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深明治道者

越五日大雨

不以元裔獻俘而後周武王唐

太宗之爭為証

見理甚正立意

尤為忠厚至拔

秦稱賀令元故

臣勿與及改詔

書侈大之詞而

述其先世皆賴

以生養既屬不

事二姓之節並

寫不忘統一之

尊明祖此舉仁

義兼至足與漢

之高光相比量

矣

頒平定朔漠詔于天下封密迪哩巴拉為崇禮侯

李文忠捷奏至羣臣慶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與

翌日中書省草詔進帝見有侈大之詞諭改之帝貴省臣

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

典比自是氣運于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

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為是也可更草以進密迪哩巴拉至京師羣臣請

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對唐太宗嘗行之

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令以

本服朝見賜冠帶母妃皆朝中宮賜第龍光山蓋即龍舟

山一統志覆舟山一名龍舟
山在江寧府東北太平門內

立開中鹽法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
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引赴
所在繳之帝從其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
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備邊儲計道里遠
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徙蘇松嘉湖杭民無業者田臨濠

凡四千餘戶給牛種車耨資遣之三年不徵稅

其後復徙

北平山後民散處諸府縣又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又徙江南民十四萬于鳳陽又徙山西民于河北又屢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東河南終洪武之世徙民最多

秋七月中書左丞楊憲

字希武陽曲人

有罪誅

憲有才辨裁決明敏然意刻深有不足于已者輒中

傷之在中書欲盡易省中故事凡舊吏皆罷去更用

已所親信者汪廣洋

字朝宗高郵人

為右丞以憲專決依違

不與較猶不能得憲意憲竟嗾侍御史劉炳劾罷廣

洋且請徙之廣南帝不從已復有所論劾帝覺其誣
下炳獄炳吐實遂誅憲

冬十一月大封功臣

先是徐文李文忠師還至龍江帝出勞于江上越二
日以武成告于郊廟令大都督府兵部上諸將功績
帝自定其次第至是遂班爵行賞進李善長韓國公
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
八人已又封汪廣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

越三日大晏翌日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論
取天下之畧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
羣雄所為徒為民害張士誠陳有諒尤為巨蠹士誠
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
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
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
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
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姑蘇堅

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
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庫庫特
穆爾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
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
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庫庫特穆
爾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
知也

自正月至十二月日中屢有黑子詔求直言

辛亥 四年春正月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
定遠為左丞

善長貌寬和而性忮刻比進封大國意稍驕帝頗厭
之以疾致仕初帝嘗以吏事責善長劉基言善長勲
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
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為
之且立仆帝又嘗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立言不可
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禮義為

祖擇賢任相
之甚殷劉基
承顧問則當
以舉所知以副
席之意乃僅
所指之人各
詞評騰且又自
叩不能而以天
何患無才惟
竹德心求之二

詔卿且塞責使
基實有所知則
不宜隱匿其辭
以孤厚望若無
所指實又不應
既託空言世以
愚及惟庸廣洋
相繼敗事皆如
基所料許其知
人然于前席時
咨不能進賢助
理又何足稱乎

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
甚于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債轅也帝曰然
則無逾先生對曰基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
孤上思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
誠未見其可及憲惟庸廣洋皆敗如基言

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帥師伐明
昇

先是帝遣平章楊璟招諭明昇令奉國入覲昇牽于

羣議不能決

昇年幼國事皆決于母彭氏及丞相戴壽等璟還復以書切諭禍福昇不能從

已而帝遣使假道征雲南昇不奉詔其將吳友仁又

數寇興元

徐達之克興元也令金興望守之及達還西安友仁以兵三萬來攻決濠填塹勢甚

張興望嬰城拒守遣使告急于達達遣傅友德救之友仁乃引去

至是乃下詔伐之

命湯和帥副將軍周德興

濠州人

廖永忠等以舟師由

瞿塘趨重慶傅友德帥副將軍顧時

字時舉濠州人

等以步

騎由秦隴趨成都鄧愈督餉給軍

二月元參政劉益以遼陽降

益為元遼陽行省參政籍所部來降詔立遼陽指揮

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馬彥翬洪保保

殺益右丞張良佐執彥翬殺之保保走依納克楚舊作

納哈出今改後仿此良佐因權衛事執彥翬黨以獻帝投良佐

蓋州衛指揮僉事既念遼陽懸絕納克楚未靖乃設

遼東都指揮使司命葉旺六安人馬雲合肥人往鎮之納克

楚者元穆呼哩裔孫為太平萬戶府帝拔太平獲之
待之甚厚納克楚常鬱鬱不樂帝召語之曰人臣各

為其主况爾有父母妻子耶乃縱之北還
其後屢為遼患帝數以書諭之皆不答

夏六月湯和下重慶明昇降

帝之遣和友德也諭之曰蜀人聞我師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

隳腹心必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西

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

夜行抵階州敗其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

橋

在階州南亦曰南橋造舟為梁跨白龍江上白龍江原出鞏昌府岷州經階州文縣與白水江合白

水江注見前

友德修橋以渡破五里關

在文縣北

遂拔文州進

破綿州將渡漢江會水漲不得渡友德命伐木造戰
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為牌數千書克階文綿
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其丞相戴
壽等聞階文綿已破急分兵援漢州未至友德舟師
已逼大破其守將向大亨于城下援師膽落友德迎
擊大敗之遂拔漢州廖永忠兵至瞿塘阻鐵鎖橋先
明昇遣黃仁壽以鐵索橋斷瞿塘峽口鑿兩崖石
壁引鐵索為飛橋用木板置砲以拒守師不能進師
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桶舁小舟踰山

度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黑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先破其陸寨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並發鼓譟而下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上下夾攻大破之入夔州明日和始至乃分道進永忠帥舟師直擣重慶昇大懼羣下勸奔成都昇母彭泣曰成都可剋亦僅延旦夕耳不如早降昇乃面

縛銜璧與櫬率官屬降于軍門和等承制撫慰之友
德進圍成都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突其象陣
象反走躡籍死者甚衆遂降成都分兵徇州邑蜀地

悉平

戴壽向大亨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沉死吳友
仁守保寧城破執至京戮于市丁世傑守文州

時友德攻之據險力戰汪興祖死焉文州破遁去已
復以兵破文州殺朱顯忠友德擊走之明昇既亡復
集餘衆攻秦州兵
敗為其下所殺

秋七月以方克勤

字去矜
寧海人

知濟寧府

今兗州府濟寧州
明初為濟寧府尋

降為

州

克勤為治以德化為本不喜近名曰近名必立威立
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時詔民墾荒闕三歲乃稅吏不
俟期徵民輒棄田去克勤稅如期區田為九等以等
徵發吏不得為奸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延名
士為師弟子繫籍者二千人盛夏郡將督民築城克
勤曰民方耕柰何以畚鍤重困之請之中書省得罷
役會天旱遂大澍

濟寧人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
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

民父

母

封明昇為歸義侯

昇至京羣臣請帝御殿受俘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
昇幼弱事由臣下與昶異免其伏地待罪之儀授爵
歸義侯賜居第

九月庚戌朔日食

設糧長

詔以田多者為之督其鄉之稅糧以萬石為率設長
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其後官

糧長督輸一鄉
稅糧擇謹愿者
為之未嘗不可
自追呼之擾然
此不過鄉里小
民足供使令豈

宜假以顏色後
因而擢用其後
流弊百出貽患
無窮實由不能
慎之於始耳

軍兌運法行而糧長不廢科歛橫溢滋為民害其孱
弱者復為勢豪所陵耽延逋負率鬻產以償遂至隕
身喪家云

冬十二月逮漢中知府費震

鄱陽人

尋釋之

震以賢良徵為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知漢中府歲
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盜聞皆來歸鄰境
民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為保伍籍之得數千家至是
坐事被逮帝曰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授寶鈔

局提舉

震後以提舉擢戶部尚書出為湖廣布政使卒

壬子五年春正月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被執不屈死

元梁王巴咱爾斡爾密

舊作巴匝刺瓦爾密今改後仿此

出鎮雲南

大都守順帝北去王歲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

執臣節如故蜀地既平天下大定帝以雲南僻遠難

進兵而王所遣漠北使者蘇成適為北平守將所獲

乃命禕齋詔偕成往招諭王待禕以禮會元主遣托

克托徵餉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他意脅以危語

王不得已出褱見之托克托欲屈褱褱叱曰天既訖
汝元命燭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
為汝屈遂自刎梁王具衣冠歛之

徙陳理明昇于高麗

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帝曰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
問但恐為小人蠱惑將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
隙無自生乃徙高麗

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分道征庫庫特穆爾達軍敗績

文忠勝敗元兵而還

帝以庫庫特穆爾敷擾邊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趣和林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居庸趣應昌勝為

征西將軍出金蘭趣甘肅三月達先遣都督藍玉定遠

人敗庫庫特穆爾于圖拉河源出喀爾喀鄂諾河西

按圖拉河舊作土刺河鄂爾五月庫庫特穆爾與

昆河舊作阿魯渾河今並改

賀宗哲合兵拒達于嶺北達軍敗死者數萬人勝至蘭州遣副將軍傅友德前驅再敗元兵拔甘肅下額

齊訥路

注見前

次畢道山

方輿紀要山在涼州遼外舊作別駕山今改

元岐

王多爾濟巴勒遁去獲其平章昌嘉努

舊作長加奴今改

等

二十七人友德復追至瓜沙州斬獲甚衆文忠至鄂

爾坤河

源出喀爾喀抗愛山南流數百里圖拉河來入焉

馬中流矢指揮李

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殊死戰

遂破敵追奔至青海

注見前

椎牛饗士而還

以鄧愈為征南將軍討湖南廣西蠻

辰澧諸蠻作亂

慈利土司覃垕連構諸洞蠻為寇楊景討之垕遁入溪峒師還尋復出寇

周德興討之
帝命愈往討以周德興吳良副之愈出

澧州討散毛

今施南府來鳳縣元時為散毛洞明設土官宣撫司隸施州衛

諸洞蠻

德興出南寧

本邕州元改南寧路明為府今府屬廣西

討婪鳳

宋羈縻州元廢地在

今思恩府

安 元來安路地在今田州西

田 唐置田州曰橫山郡明為上府後降為州今州

屬思

諸州蠻良出靖州

注見

討會同

宋縣今屬靖州

五開

今

州黎平府開泰縣

潭溪

宋置長官司元明不改今司屬黎平府

古州

注見

前

諸蠻悉平之

二月安南陳叔明弒其王日燧而自立遣使入貢却之

叔明篡立懼討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主客部

洪武初設

六部部各四屬俱亦稱部至二十九年各部增設所屬始俱定稱清吏司主客部禮部屬

已受表

主事魯魯取副封白尚書詰使者曰前五日燧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是卻其貢叔明復遣使謝罪乃命以前王印視事

置茶馬司

戶部言陝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于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設茶馬司于秦洮河雅

諾州自碣門

注見前

黎雅抵朶甘烏斯藏

即今西藏明初置朶甘烏

斯藏二指揮司

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

售者

三月免京民役

時當運輸官物應天府請悉役京民帝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賢倍于外郡今兵革漸息正當休養命免其役未幾又賜京民絹戶一匹

高麗國王遣子弟入國子學

元自順帝北居

沙漠子孫相繼

嗣位襲其故號

雖國統已失而

南向出兵猶有

與復之志嘗之

宋與金元本屬

敵國雖稱臣稱

姓而其北伐亦

不得以寇書之

也明史沿襲舊
文于元兵皆以

夏六月作鐵榜戒功臣

帝以功臣不能檢下作鐵榜臚目

日凡有九

以申戒之

冬十一月納克楚侵遼東

十二月詔百官奏事啓皇太子

癸丑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

帝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
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
誠爾等勉之

寇書實為未當
分持提金元宋
相後之列惡如
於正庶乎情理

平而體例允協

耳

郊壇理宜誠肅
駁奔執事宜宜
司以羽流當時
議禮諸臣如劉
基宋濂詹同輩
俱博古而達於
政體何不聞一
言匡正耶至嘉
靖時而齋醮事
興益以崇尚道

選朝天宮

在上元縣西即吳冶城
宋天慶觀也明初改名

道士供事郊壇

天地社稷山川香幣皆令司之

汪廣洋罷為廣東行省叅政

時左丞胡惟庸專省中事廣洋無所建白故黜之

二月停科舉諭有司察舉賢才

帝初以官多闕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擇其
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為翰林院編修入禁中文
華堂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為之師帝政暇親品隲

教為務斯其濫
焉矣

射為六藝之一
古者教士所必
資而澤宮之典
尤重自後世文

其文日給光祿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歲
時賜賚甚厚至是以所取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遂
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
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
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
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于是罷科舉者十年
先是禮部請增廣國子生帝曰朕觀前代學者皆能
出為世用後世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以
記誦為能欲其成材也難矣今祭酒乏人可訪才德
兼備宜為人師者以聞帝又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諭

武分途專以射為武事于是習文學者不復究心正鵠矣衣博帶於比禮比樂之道問之茫然此古今異宜所以不能強也明祖諭國子生習騎射未嘗不有志法古然謂如此即足以經邦戡亂則期望不免過奢而其時亦未聞成均有嫻於武備者則

之曰古之學者大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定安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

忘武

備耶

始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

初設六科給事中

先是統設給事中秩正五品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至是

始分為六科分察六部各設給事中改從七品共八十一人後每科

增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一人亦從七品

三月癸卯朔日食

仍不過虛文相
尚耳

命徐達等帥師鎮山西北平

先是帝命徐達李文忠練兵山西北平尋召還至是
以元兵窺塞乃命達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等帥師

往鎮以備之

初元宗室四大王逃匿奇嵐山中結寨
自固尋出攻武州指揮程桂等擊敗之

四大王遁去時元降臣劉元利張時用等知四大王
尚在將攻太原謀為內應桂捕斬之四大王仍侵掠
不止已而納克楚侵遼東軍士死者數千人國公魯
爾等侵遼安縣殺知縣餘兵復陷雲內州及崞縣至
是達駐臨清遣文忠及顧時傅友德等統騎兵勝和
及俞通源朱亮祖等統步兵分駐山西北平相機修
禦是年元兵復侵武朔保德諸州及雁門白登河曲
撫寧諸地達俱遣將擊走之又指揮使常守道王約

等追元遺兵斬其左丞相呼圖克擒平章昂昂達又自大同府遣將擒捕武平章等于懷柔縣之三角村

按魯爾舊作驢兒呼

圖克舊作忽都今並改

復以魏觀字祀山知蘇州府

觀知蘇州府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課績為天下

最擢四川行省叅政以部民乞留命還任初蘇州府舊治張士

誠據以為宮遷于都水行司觀以其地湫隘還治舊

基又濟錦帆涇興水利或譖觀興既滅之基帝怒命

御史廉其事以聞遂被誅帝尋悔之命致祭歸塋

錦帆涇在蘇州府盤門內相傳吳王錦帆以遊故名

夏六月京師城成

城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

秋七月以胡惟庸為右丞相陳寧

恭陵人

為御史大夫

自汪廣洋罷惟庸獨專省事帝以為才罷任之惟庸亦自勵所為多稱旨遂至大用寧性殘刻

先為蘇州知府徵賦

苛急嘗令左右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

錫為陳烙鐵以惟庸薦擢居憲臺益

務威嚴帝屢責之寧不能改

九月定有司季報歲報

管杖固不妨府州縣專決杖流

別當申核施行
議死以上并應
隨事上之於朝
聽候裁處概令
月報季報已恐
懸塵案而玩獄
情若有司受賕
弄法駁議多淹
別當示以懲勸
使知努力乃轉
改日為季改季
為歲并令府州
縣不待轉發斷
決是益假以息
緩之期且更統
其高下之便即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于冊縣達
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而公私多
糜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
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或州縣受賕省
府弄法出入輕重文移駁議動多淹滯帝命中書省
御史臺詳議年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
凡府州縣獄囚依律斷決毋俟轉發其有違枉御史
按察使糾劾天下便之

御史按察實能
糾劾而民之冤
抑已多況上下
相蒙未必盡皆
舉蔡乎文牘雖
省而流弊已滋
明代吏治不修
罔畏功令非此
等集議之作法
於涼乎

冬十一月潞州貢人參却之

帝曰人參得之甚難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
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為務何口腹累
人

閏月錄已故功臣子孫

功臣早世恩未及嗣者錄凡二百九人
十年又錄丁忠等五百十

一人授指揮千
百戶等官有差

定大明律

先是帝頒律令恐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字文典江

寧等為之直解又令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

餘條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準于唐損益舊律凡六百有六條

甲寅 七年春正月遣將屯田西北

時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雖有屯田然尚未廣乃命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諸省經理屯務明年又命李善長朱亮祖俞通源撫諭諸屯

勸課農事西北田野日闢屯軍三分守城七分耕作
人授田五十畝給牛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畝稅一斗
民以不困而軍餉益饒

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備倭

倭屢寇瀕海州縣帝遣使往諭其王良懷良懷遣僧

奉表入貢未幾寇掠如故

先是帝遣使倭國告以即位且詰其入寇之故良懷

不受命已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往諭良懷見之曰往者蒙古欺我小邦今其臣趙姓者來誅我今新天子即位使者亦姓趙豈蒙古裔耶目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且嚴詞折之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

倭在元時未嘗有侵擾海疆之

事蓋由成令所
辦不敢橫行觀
其酋長之言謂
欺我小邦使來
誅我則其畏服
元朝情辭畢露
笑明初遣使招
徠致令緇流往
誘徒為所輕忽
而恣其傲慢朝
貢未久寇掠旋
滋遂有巡海備
倭之役然明之
世倭警時聞實
由于始之名侮
可見控禦外夷

遠其僧祖來奉表稱臣且貢方物帝甚嘉之念其俗
悽佛可以西方教誘也遣僧祖闡等送使者還賜良
懷大統歷及羅緞等物祖闡等至為其國演教國
人頗崇奉之而良懷傲慢無禮拘之二年始放還

乃以禎充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總江陰四衛軍出

海至琉球大洋獲其兵船獻俘京師其後屢遣僧奉
貢但齋書上中

書省而無表且詞多倨慢帝却勿受命禮部移牒責之
并諭以欲征之意自是朝貢不通而海上之警亦漸
息

二月丁酉朔日食

修曲阜孔子廟

之道但當振以
聲靈使其寔不
敢犯如或輸誠
效順則因而示
以柔懷若無端
與之聘問往來
妄為引致鮮有
不損國威而啟
我心者也

立孔顏曾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夏四月都督藍王拔興和

時元將托音特穆爾守興和王大敗其衆于白酒泉

在故興和
城西南

擒國公特爾默齊

舊作帖里
密赤今改

及官屬五十

九人托音特穆爾棄城走

五月日曆成

自起兵臨濠至六年冬征伐禮樂政刑及羣臣功過
四夷朝貢皆載焉既成名曰大明日曆藏之金匱

宋濂

請仿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凡四十類名曰皇明實訓自是凡有政事史官日記錄之檢類增入焉

六月汰北方府州縣官

帝以北方郡縣民稀事簡命吏部量減河南北平山東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秋七月李文忠拔高州

遼置明廢故城在今喀喇沁故大寧城西北

先是文忠奉命同徐達以所統將士分布山西北平屯駐因遣兵出塞獲元平章鄧懣羅特穆爾

事在是年三月

尋遣裨將至賽音布拉克

川名在鞏昌府靖遠縣西北黃河外舊作三不刺今

改擒陳安禮至順寧斬其將沁珠克壘舊作真珠至

朔州擒太尉巴延布哈等事在是年四月至是文忠復自率兵

攻高州拔之斬宗王托克托錫哩舊作朶朶擒承旨

伯嘉努舊作百家奴今改追奔至瓊帽山在故大寧城北擊斬魯王

獲其妃及司徒達哈勒濟舊作答海等

九月遣崇禮侯密迪哩巴拉北歸

遣老成宦者二人護行并遺元嗣君書

冬十一月定服制

貴妃孫氏

陳州人

薨勅禮部定服制禮部尚書牛諒等

奏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庶母則無服帝曰父母之恩

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命儒臣考定宋濂等考古

人論服母喪者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

期年者十四人帝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

即天理所在乃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

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

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

貴妃無子命吳王
楠行慈母服斬衰

孝慈錄所定服
制輕重頗允乃

制書甫頒而太子輒敢私意以違父皇之旨且恃屬居嫡長泥舊說相爭孝道已虧尚何足與言禮乎然爾時太子之所以抗帝之所以怒羣臣之所以震警實出於帝之沽名好古有以啟之又誰怨乎

三年主喪事皇太子及諸王皆齋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則無服今陛下貴為天子臣忝居適長而為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也不敢奉詔帝大怒羣臣震讟不知所出正字桂彥良言于太子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因持衰服之太子乃服以拜謝帝怒始解桂彥良名德俾以字行惹谿人

高麗李仁任弒其王顓

顓無子以寵臣辛朏之子禍為嗣于是仁任立禍仁任

既弒顓又殺朝廷使者而遣使來告喪陽言朝使實盜所殺今已誅之帝疑其詐拘其使而遣使弔祭已仁任又為故主請諡帝曰是欲假朝命以鎮撫其民且掩其弒逆之事不許釋前使還自是朝貢皆不納

乙卯八年春正月詔天下立社學

帝以都邑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

河決開封

壞大黃寺堤百餘丈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

二月帝耕藉田

三月立鈔法

時中外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毀器物輸官頗以

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而不使用錢乃詔中書
省造大明寶鈔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
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一千銀一兩
餘以是為差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稅
課錢鈔兼收錢什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錢
賜德慶侯廖永忠死

初永忠覆韓林兒之舟于瓜步事見前帝咎之及大封

功臣帝曰永忠戰鄱陽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

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永忠又
素與楊憲比憲誅永忠以功大得免至是坐僭侈失
人臣禮賜死

永忠勇而善謀行師有紀律平廣東四
川民懷其惠俱為立祠既死子權嗣侯

夏四月罷營中都

帝初欲如周漢制建兩京至是以勞費罷其後

誠意伯劉基卒

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如神暇則敷陳王道帝
以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然性剛疾惡胡惟庸

深忌之初既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為鹽盜藪基奏立
 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合逃軍為亂吏匿不以聞
 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方掌省事
 怒使吏訐奏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迫逐居民以
 致亂基坐奪俸帝初欲相惟庸基不可既而惟庸相
 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惟庸挾醫往
 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居月餘

卒

初基在元時得天文書于燕市一久而誦其言已為高安丞進賢鄧祥甫精象緯學盡以其術授之

愈洞其要及病歸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
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世傳基事多神奇然帝嘗言
基數以孔子之言導予是知陰陽風角之
術基所重固不在此 璉字藻基長子

五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

自鈇法行西番馬至者少帝遣成齋羅綺及巴茶往
河州市之馬稍集中官奉使自此始 成尋為西番多
爾濟巴勒所殺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詔百官奔喪毋俟報

京師地震

八月元庫庫特穆爾卒

自元時帝遣使通好于庫庫特穆爾庫庫特穆爾留使者不遣前後七致書皆不答既出塞復遣人招之亦不應帝益心敬之嘗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帝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乃奇男子耳竟冊其妹為秦王妃保保庫庫特穆爾小字也劉基亦嘗言于帝以庫庫特穆爾未可輕及徐達敗後大兵亦稀出塞庫庫特

穆爾從其主徙金山至是卒于哈喇諾海

在和林北
舊作哈拉

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

九月遣湖廣叅政吳雲

宜興人

使雲南為所殺

帝以雲南未下再遣使招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使漠北為官軍所護帝釋之命與雲偕行知院等以已奉使被執且得罪乃誘雲改制書詐為元使者給梁王雲以死拒知院等殺之

冬十月改都衛為都司

帝初置各部衛指揮使司節制方面至是詔改為都
指揮使司凡都司十有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
山東四川福建湖南遼東廣東廣西河南行都司三
西安大同建寧十五年增置貴州雲南二都司

十二月納克楚侵遼東都指揮使馬雲葉旺擊敗之

帝以納克楚兵必至勅雲等預為備未幾果至凡備
禦嚴不敢攻越蓋州徑趨至金州

注俱見前

指揮常富王

勝等伏弩城下擒其驍將敵大沮沿柞河

亦曰梓河在今奉天

府蓋平縣南
西流入海

道旺先引兵扼河緣河壘水為墻沃以

水經宿凝洹如堅城旁設坑穿敵至伏四起納克楚

急趨連雲島

在今蓋平縣西
明設關于此

遇水城旁走悉陷穿中

衆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畢魯河

即畢列河
在蓋平縣

東南下流入海唐伐高麗劉仁愿出畢
列道蓋即以此水名今又謠為畢利河

斬獲無算納

克楚僅以身免

丙辰
九年春正月遣湯和帥師鎮延安

元將巴延特穆爾為邊患帝以和為征西將軍防延

安是秋巴延特穆爾來侵和使傅友德破擒之降其衆

二月太白晝見

凡五日三日復見

三月免近畿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河南浙江北平湖廣田租

夏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

湖廣山西諸行省俱改為承宣布政使司罷行省平

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使一員秩從二品置左右參

政秩從三品各一員後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員復又增置

左右參議秩從四品其各省按察使司秩正三品
副使秩正四品後又設僉事秩正五品

秋七月癸丑朔日食

閏九月詔求直言

以五星素度先是六月有客星大如彈丸白色正天倉越數日益有光遂入紫微垣掃文昌

尋入于張凡四十餘日乃滅日月相刑故有是詔

冬十一月平遙訓導葉伯巨

字居升寧海人

應詔言事下獄死

伯巨上書言三事一曰分封太侈

畧言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

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城數十異時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願及諸

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減其兵衛限疆理以待二封諸王子孫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莫先于此

曰用刑太繁

畧言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矣民心者今議者

曰宋元之末專事姑息以致滅亡主上痛懲其弊故用刑多裁自聖衷治獄之吏趨承意旨深刻者多功

平反者獲罪雖刪定舊律減宥有差然有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俱在上不在下也古之為

士者以登進為榮今之為士者以涸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

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撫務無
餘逸有司敷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以貌選
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
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卒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
下所樂為哉誠欲人懼而不敢犯也然竊見數年來
誅殺亦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體赦小過
三曰求治太速畧言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教化
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始稱富庶
政治之道固不可驟今陛下切切于民俗澆漓人不
知懼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
適從甚不稱陛下求治之心也臣愚謂求治之道莫
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務風憲
知所重今之守令不過具文案脩照刷而已風紀之
司不過聽訟讞獄而已非所以使民遷善遠罪為治
之大者也古者教士于學俊造遞升論定後官任官
後爵故成周得人為咸今天下諸生升太學者未數

月遽選入官臣恐其人未諳時務上幸國政而下困
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臣不
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書上帝大怒曰小子問吾
幾此皆求治太速之過

骨肉逮下獄瘦死

時上書者又有海州學正曾秉政刑部主事茹太素皆累萬言帝嘉

秉政而杖太素尋又採太素疏中數事行之因命中書定奏對式凡臣下上書言得失者文辭毋得過繁
初伯巨之上書也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
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
吾猶將言之况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然時諸
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而封不盡如伯巨所言迨帝
末年燕王奉命屢出塞勢始強後因削奪稱兵遂有
天下人乃以伯巨為先見云
曾秉政南昌人茹太

素澤

州人

蔡子英受察罕特穆爾父子知薦尚不忘故帥之恩力全匹夫之節正色凛然其與巴顏資中之齋鴟自隨者同一礪然不滓視危素輩之偷生倖免奚啻天淵相判耳

十二月遣元臣蔡子英

永寧人

歸和林

子英元至正中進士察罕特穆爾辟為叅軍累遷行省叅政元亡從庫庫特穆爾走定西庫庫特穆爾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帝遣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熱火焚其鬚不為動其妻適

在洛子英避弗見至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

畧曰陛下

以萬乘之君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病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名將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

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
身本帝布知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躍馬食肉十有五
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
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
昔之不死至于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
固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
臣之志禁錮南海畢其餘
生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帝覽書益重之館之儀曹
忽一夕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帝知終不可
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其故主于和林

丁巳
十年春正月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濂年老帝憫之予告歸

濂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濂不能
飲一日侍飲醉不能成

步帝歡甚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涼艱于步趨帝命選良馬以賜復為作良馬歌命詞臣咸賦之及歸後每歲一朝至則恩禮加厚

夏四月遣鄧愈帥師擊吐蕃平之

初鄧愈克臨洮遣員郎郎許允德招諭吐蕃諸族而

以指揮使常正

字正卿壽州人本姓竄為常德成養子因冒姓常德成初從帝渡江戰死

守臨洮會吐蕃來寇正擊降之

吐蕃屯洮河原正率兵往禦時河水未冰

不能進忽有冰如巨屋自上流下風隨之河水遂既合正疾渡直擣敵營敵大驚以為神遂投戈降

而允德還元吐蕃宣慰司何索諾穆温布

舊作何瑣南普今改

詣軍門降鎮西武靖王伯訥呼舊作卜訥亦以諸部

來降遂移正使守河州

時河州城邑空虛人骨山積衆欲委棄之正不可日夜撫

延勞徠不數其後吐蕃所部往往邀阻番藏貢使先是

許允德招降吐蕃于是烏斯藏攝帝師納木扎勒巴勒藏布及國公納木喀薩丹巴嘉木燦等皆入朝帝

置朶甘烏斯藏二衛其後數遣使朝貢多被吐蕃侵掠按納木扎勒巴勒藏布舊作喃加巴藏卜納木

喀薩丹巴嘉木燦舊作南帝命愈為征西將軍偕都哥思丹八亦監藏今並改

督同知沫英討之分兵三道窮追至崑崙山俘斬萬

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五月詔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議軍國重事

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事悉總之議當然後奏行

六月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

秋七月初置通政使司通政使一人秩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叅議各

一人秩正五品

掌出納諸司文書章奏封駁之事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巡按之設始此

俾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教化

此按之設蓋仿漢時繡衣直指之意偶一行之可以藉以察民

隱而糾吏弊乃
寬定為員額旋
復重其事權喜
事者既不允于
無切以致政令
紛歧而貪黷者
更易欲賄賂苞
苴之弊又或交
迎大吏上下相
膠其貽害于吏
治民生者更復
不小從來有治
人無治法民之
疾苦吏之賢不
肖豈區區一巡
按遂能廉潔無

九月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

惟庸居政府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
事必先關白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
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浮沉守
位而已

冬十一月衛國公鄧愈卒

諡武順

愈征吐蕃還卒于壽春追封寧河王

愈沉毅簡重事
母孝撫幼弟有

恩敬禮儒士有
士君子之行云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十一年春正月封子五人為王

椿帝第十一子

為蜀王

封成

栢帝第十二子

湘王

封荆

州桂帝第十三子

豫王

帝第十四子

漢王

帝第十五

子韓

衛王其後桂改封代

封大

樸改封肅

封甘

植改

封遼

封廣寧

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命吏部課其殿最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稱

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
序立于門宴畢然後退朝觀考覈自此始

三月詔奏事毋先白中書省

夏四月元阿裕錫哩達拉卒

子特古斯特穆爾

舊作脫古思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嗣帝遣使往弔

自為文祭之

秋七月蘇松揚台諸府海溢遣使賑恤

冬十月河決蘭陽

尚官典兵之弊
史鏡炯然羽在
既讀唐書而嘆
息宦官之專橫
何以平一洞鑿
而兩造內侍詩
軍龍兵閱勝後
世監軍之失由
此盪蕩尚待云
深鑒前轍僅使
今哉

十一月總兵官楊仲明討五開叛蠻平之遣內官呂王詣其軍

先是五開蠻吳面兒作亂殺靖州衛指揮過與詔以辰州指揮使楊仲明為總兵官討之既而帝遣內官吳誠往諭仲明且觀兵勢及是仲明討破諸蠻面兒遠遁帝復遣尚履奉御呂王詣軍閱勝是役帝兩使

內官至軍云

帝嘗讀唐書至魚朝恩觀軍容使謂侍臣曰當時使此曹掌兵致恣肆如此然

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小人竊柄人主決意去之亦有何難惟在斷不斷耳又曰漢末宦官雖驕縱

尚無兵權唐以兵權授之副至刳脅天子廢典在其
掌握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傳命四方而
已

遣僧宗泐

字季潭
寧海人

使西域

帝以佛經遺佚遣泐偕其徒往求之三年而還

泐還
額埒

蘇軍民萬戶府拜哲萬戶府俱遣使隨泐朝貢
額埒蘇舊作俄力思拜哲舊作巴者今並改

未已十二年春正月始合祀天地于南郊

帝以分祀天地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園丘壇址

合祀天地

遣征西將軍沐英擊洮州番大破之

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琳七站地

在洮州西

帝命英討之復命李文忠往籌軍事英至洮州舊城

在洮州西南即古洮陽城也後漢書西羌傳諸羌退聚洮陽即此

寇遁去追擊大

破之擒三副使等築城東籠山

在洮州東番人耕種于此

置洮州

衛舊衛屬臨洮府今為廳屬鞏昌府

文忠言官軍守洮州餉艱民勞

帝曰洮州西控蕃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脩邊要地今蕃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將復為患慮小費而

忘大虞豈良策哉卒置衛守之

平羗將軍丁玉

初名國珍河中人後賜名

擊松州番平之

先是四川威茂土司董帖里叛以玉為平羗將軍討

之王至威州貼里降

時指揮胡淵童勝擊降汶川叛酋楊者戎等詔置茂州衛仍命

淵等從軍征松州

及是松州平王遣指揮高顯城之遂併潘

州于松州置松潘衛明年帝以松州遠在山谷屯種

不給命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畧其地言松州為番
蜀要害此軍衛不可罷乃命復置

久仕而給復終身如下之典已生且仍其章服更足表異齊民乃祭予以誥勅復量其品秩加級無端而恩及林泉于義實無所取至朝庭尚爵鄉里尚燕尤古今通義概令其于異姓不為冷禮庶民以官禮謁見啟其裾傲自尊之習毋枉明季紳士歸

秋七月以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

八月給致仕官誥勅復其家

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各加一級給誥勅復其

家終身無所與

其居鄉與宗族親黨相見序尊卑如家人禮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

民則以官

禮謁見

冬十二月賜汪廣洋死

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

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之

田肆行鄉曲百姓不敢與之相抗弱患無窮皆此舉有以釀成之也

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欺罔貶海南舟次太平賜死

徵元吏部侍郎巴延資中

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舊作伯顏子中今改不

至飲鴆卒

巴延資中初為元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

使守贛州而陳友諒兵已破贛巴延資中間道走閩

陳友定素知之辟為行省員外郎巴延資中出奇計

收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至吏部侍郎持節

發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真已降于廖永忠巴延資

劉基遇毒及惟
庸反狀皆自涂
節發之及獄成
而節亦同戮且
以逆黨自之揆
之于理殊未可

中墮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永忠釋之乃變姓名浪

迹江湖間帝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已延資中竟不

出常齋鵠自隨誓不復仕至是江西布政使沈立本

言于朝以幣聘已延資中慨然曰死晚矣為歌七章

哭其祖父師友飲鵠死

庚申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

伏誅

惟庸貪賄弄權無所畏忌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

信節如果為惟
庸謀主寧不知
事敗之必將自
累乃轉以首告
希圖倖免實情
事所以無況從
逆頗有左証如
庚寧同坐省中
閱兵馬籍附和
之狀昭然若節
則並無一事亦
在奏書而僅以
其黨兩字生之
又何異于莫須
有定獄且陳寧
奸狀史傳所載

筭出水高數尺說者爭言瑞氣又言其祖父塚上夜
有光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
歸擅乘傳平涼侯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
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令在外收輯軍馬
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鉞取衛
士劉遇賢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
者太師善長弟惟庸壻李佑父也惟庸陰令說善長
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後十餘日

案詳未嘗有一
詔及節而節亦
於無辜蹟是寧
與節雖同以胡
黨見誅其虛實
判然可見蓋必
惟庸憚節於其
逆謀妄加誣引
而當時亦不求
左驗遂行具獄
節遂無以自明
耳今以明史及
洪武實錄互證
之足以釋千秋
疑案後此蓋王
之反戴王強辯

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善長不能制惟庸乃遣指揮
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
于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于市墜
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
事既而節見事不成遂上變告帝大怒命羣臣更訊
復自臨問乃誅惟庸寧以節本預謀并誅之善長仲
亨置不問

不服磨礮叱玉吐實玉言微即我黨逆併殺故事正此相類並可見當日斷獄者之實非信讞矣李善長早從明祖參謀盡功成爵列上公自當伏戚相關乃聞惟庸逆謀並不即時舉發幾致變亂構成則善長之黨斥叛臣知而容隱罪實難逭明祖至此

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帝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府征調則隸兵部後復勅諭羣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務事權歸于朝廷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毋得置議丞相臣下敢以請者寘重典

始南北更調用人

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于浙江江西湖廣直隸

不問而後此以
星變賜善長死
未免輕重失宜
而王國用猶且
為之上書訟寃
則更謬之甚矣

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于北平山東山西陝西
河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用之廣西廣東福建人亦
于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反以
事降謫者不分南北悉于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
龍南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選用

沐英襲元將托和齊

舊作脫火赤
今改後仿此

等于額齊訥路擒之

元國公托和齊知院按珠

舊作愛
足今改

屯和林帝命英擊

之英至靈州偵知托和齊等在額齊訥路遂渡黃河

經寧夏歷賀蘭山

注見前

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

營五十里分軍為四乘夜銜枚而進合圍之擒托和

齊按珠盡獲其部曲以歸

已而英又襲元柳城王虐之復獲平章圖克特穆

爾匪王額琳沁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逃還南州圖克特穆爾舊作忽都帖木兒額琳沁舊作亦憐真今改

三月減蘇松嘉湖糧額

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

至三斗六升者概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

初帝平吳起蘇

蘇松嘉湖在當時均元之上地土誠為振明祖兵爭同一非理

及既統一海宇則宜擴公視天下之量而偏私遷怒繫籍其田必重其租糧同僚亦于獨令此數郡向隅其何以昭公溥之道哉

松嘉湖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租簿為稅額楊憲為司農卿又以浙西北膏腴增其賦畝如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獲已而詔減四府極重田稅之半然重者每畝猶徵至七斗以上至是復命戶部計其數而減之而蘇州一府糧二百七十四萬七千餘石頗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

燕王棣之國

先是秦晉二主俱各之國尋復來朝及是燕王始之

藩北平

其後諸王相繼之藩不具書

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

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六月雷震奉天門

帝避正殿省愆罷王府工役

秋七月詔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

九月置四輔官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為號

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

不詳等
里籍

召至告于太廟以本及杜佑安邑人龔斡鉛山人為春官

杜斡

字致道
壺關人

趙民望

藁城人

吳源

莆田人

為夏官秋冬官

缺以本等攝之俱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

勅以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既而斡等相繼罷本坐事

誅復召安然

祥符人

李幹

絳州人

何顯周

內黃人

等代之然

尋卒幹出為知府顯周亦罷此職遂廢

冬十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于茂州道卒

濂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帝怒欲

誅之皇后以濂親教授太子諸王乞赦其死帝意解

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濂傳太子十餘年一言一動必以禮一起

濂既與議禮列又兼師傅任而太子廢不奉詔未聞一語之勸其人何足稱史所好之言不信也

一居必于道至有聞政教及前世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四方求文者非其人不與日本使嘗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却不受帝問濂對曰天朝侍從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帝然之海外諸國朝貢至者必問濂安否其卒也朝野莫不惜之

辛十四年春正月元兵侵邊命徐達禦之

先是元平章旺扎勒布哈爾布哈

舊作乃兒不花今改後仿此

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歿千戶王輅擊敗之擒旺扎勒

布哈至是命達帥湯和等討爾布哈達率諸將出

塞傅友德夜襲灰山

方輿紀要在故大寧城東北

克之沐英等獲

全寧四部以歸達仍鎮北平自是每歲春出冬暮召
還以為常

定賦役籍

詔天下編賦役黃冊凡鄉一百十戶為里里有里長
十戶為甲甲有甲首歲以里長一人董一里之事應
役一年一周謂之排年其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在

城為坊近城曰廂後亦如里里編一冊冊有丁有田

以戶為主冊首為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

為畸零冊有四一進戶部面用黃紙故謂黃冊其三用青紙布政

司府縣各留一馬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

減而升降之其後復命國子生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

號編類為魚鱗圖冊黃冊以戶為準魚鱗冊以土田為準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馬黃冊為緯賦役之

法定馬事
在二十年

三月赦

秋八月河決原武

并決祥符中牟

明年春復決陝西朝邑
其秋又決滎澤陽武

九月命傅友德等征雲南

帝以雲南自恃險遠遣使招諭輒為所害乃以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為左副將軍沐英為右副將軍率

步騎三十萬往征之

諭曰朕覽征圖識雲南扼塞當先遣騎將率一軍自永寧向烏

撒而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師曲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併力于此以抗我師既下曲靖一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破之必矣雲南破分兵徑趨大理可毋煩刃也永慶元

州尋廢明復置今州屬貴州安順府辰沅烏撒注俱見前
普定元路明為府今為安順府治曲靖本唐曲靖州地元并為路
明改府今府屬雲南

冬十月壬子朔日食

制法司錄囚會翰林春坊官給事中集議以聞

十二月命翰林春坊官考驗諸司奏章

傅友德等下曲靖元梁王巴咱爾斡爾密走晉寧唐縣元為

州今州屬雲南府明史作普寧考雲南有晉寧州而無普寧忽納若又在晉寧普蓋晉之訛也今依一統志改

正 自殺監王沐英遂克雲南

友德至湖廣遣都督胡海

字海洋定遠人

等由永寧趨烏撒平

涼侯費聚趨普定友德王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

克普定普安

元路明為州今州屬貴州南籠府

梁王遣司徒平章達

爾瑪

舊作達里麻今改後仿此

將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英謂友

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

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

衝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

在曲靖府南寧縣東北下流入南盤

江矣頃之霧霽達爾瑪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

恐為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

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

英急麾軍渡江縱鐵騎擣之生擒達爾瑪俘獲萬計

友德自率眾擊烏撒分遣王英趨雲南梁王聞敗度

不能支乃走晉寧州之忽納砦在晉寧州西驅妻子赴滇

池死與其左丞托廸舊作達的今改右丞魯爾等俱自殺王

英師至板橋驛名在雲南府昆明縣東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王等

整軍入城戒輯軍士秋毫無犯友德擊破烏撒蠻遂

城之又克七星關

在貴州大定府畢節縣西七星山上
上下臨七星河有城當雲貴川三

省之交為
喉吭之地

以通畢節

明衛今為縣
屬大寧府

于是東川烏蒙芒

部水西

注俱
見前

諸蠻皆望風降附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平
閏二月藍玉沐英克大理擒土酋段世屬郡悉下雲南

先是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分兵下臨安

古句町
國元臨

安路明為府
今府屬雲南

威楚

注見
前

諸路及是王英帥師至大理

大理城倚點蒼山

在大理府太和縣西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蒙氏嘗封為

中西臨洱河

即葉榆水注見前

以上下二關為固

上關曰龍首關在太

岳

和縣北當洱河之首下關曰龍尾關在太

土酋段世

和南南當洱河之尾皆南詔皮羅閣所築

元憲宗取雲南段智興降封為摩和爾綽克管領八

方世有大理十傳至段寶世寶之子也

摩和爾綽克舊

作摩訶羅

聞大兵且至聚衆扼下關英攻之不克乃

嗟今改

命王弼等東趨上關自以兵綴下關為犄角勢別遣

胡海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緣崖而上立旗

幟昧爽軍在下關者望見之皆譴譟蠻衆驚亂英身

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胡海之師亦

自山而下遂斬關入拔其城世就擒分兵取鶴慶元路

明為府今畧麗江元宣撫司明為府今府屬雲南破石門關在麗江府舊通

安州西下金蓋註見前于是諸蠻部皆下雲南平雲南置都指揮

司布政司貴州置都指揮司

夏四月殺大理寺卿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

帝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律僧數建法會于蔣山

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講論時寄以耳目諸

僧怙寵請為釋氏創立職官于是設左右善世闡教
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意
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柰何舍聖學而崇異端
章數上不聽仕魯性剛介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
遂乞骸骨置笏帝前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
下

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田租

置錦衣衛

錦衣衛
始此

儀衛管領校尉
所字惟陳列內
簿為宜無端而
改為錦衣且責
以緝捕刑獄之
事則任過其職
實為未允明祖
止闕取便一時
而不復訂其流
弊迨成化正德
以後浸假而寄
之事權馴至末
流並務隸于更
版於是緹騎橫
行詔獄四出遂
成大患作法於

初置拱衛司管領校尉已改為親軍都尉府而設儀

駕司至是罷儀駕司改置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

之事

指揮使秩正三品鎮撫司隸馬帝時有誅戮輒
下鎮撫司雜治不由三法司其從校五百人祿

秩名號無異京衛軍士而獨
不隸大都督府稱為親軍

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于先師

帝初以應天府為國子學至是改學為監親行釋菜

禮命祭酒吳顥等進講遂親說尚書大禹臯陶謨洪

範大旨賜宴還

國子監分六堂以館諸生厚給廩餼
歲時賜布帛文綺遇諸令節俱賞節

錢

流廣平府吏王允道于嶺南

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秋八月復行科舉

三年一行為定制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
才參用者居多嘗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為布政
按察使及參政副使等官或用為御史給事中而薦

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稅戶人才
鄭沂儒士趙緊皆起家為尚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
者不可勝數

皇后馬氏崩

后侵疾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
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藥不效陛下能不以妾故
而殺諸醫乎疾革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
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遂崩

后勤于內治暇則講
求古訓以宋多賢后

命女史錄其家法朝夕省覽或言采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愆于刻薄乎帝前殿決事或震怒后伺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為緩刑戮帝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寡矣諸生有康食妻子何所仰給帝遂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諸將克元都俘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后意以得質為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崩後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斯萬年歲彼下泉悠悠蒼天

九月差孝慈皇后

選僧侍諸王

高后崩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令誦經

諸王之國令扶一僧與俱既非改體且方外之人經涉世務鮮

有不生髮滋事者顧使之潤名藩籍其意何居雖後此燕御稱兵構興家難由時事相激而成然非道行抑說說謀乘機壘惑或不至遂萌逆志明祖開國規模頓為濶大而垂裕之實實矣遠圖此特小不經意而已有毫釐千里之差矣

修佛事吳僧道衍

即姚廣孝長洲人

先以宗泐薦名在燕府

籍中見燕王棣即深相納數以奇謀進棣甚信任之

冬十月更定都察院官制

初吳元年置御史臺設御史大夫

秩從一品

中丞

正二品

及

侍御史

從二品

等官後罷臺

在十年

設都察院

在十年

都御

史秩正七品分監察御史為十二道

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山東

北平四川河南湖廣山西陝西

秩正九品至是陞都御史正二品御

史正七品

後又設副都御史秩正四品

方御史臺初建帝謂節愈劉基

等曰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繫于此其後罷中書省政歸六部然部有專司惟都察院總憲綱專糾劾為天子風紀耳目之司其職綦重云

十一月置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

字敬仲滑人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為

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字濬仲蘭溪人為東閣大學士又

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字仲孚崇德人為余詮字士平豐城人為

等為之以輔導太子秩俱正五品當是時以翰林春

坊詳看諸司奏啓兼司平駁大學士特待左右備顧問而已

癸亥 十六年春二月始令天下學校歲貢士于京師

三月傅友德師還命沐英留鎮雲南

其後沐氏遂世鎮雲南

復鳳陽臨淮二縣民世世無所與

秋八月壬申朔日食

甲子十七年春三月曹國公李文忠卒

諡武靖

文忠疾帝親臨視及卒御製文祭之追封岐陽王

文忠

器量沉宏常師事金華范祖幹胡翰通曉經義其釋
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常勸帝以誅戮又諫帝征日本
及言寵宦者過甚非天子不近刑人
之義以是積忤旨頗不免誚讓云

頒科舉條式

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中式者各

布政使司送禮部會試會試中式者赴殿試

凡鄉會試各

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
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沈傳及古注疏春秋主
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二場試論一
判語五詔語章表各一三場試經史策五其應試者

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
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其罷閑官吏及娼優
之家與居父母喪者皆不許入試

秋七月禁內官預外事勅諸司毋通官監文移

盱眙人獻天書誅之

八月河決開封杞縣

冬十月河南北平水遣使賑之

閏月詔天下刑獄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奏決

五十八年春二月雷電雨雪詔臣民極言得失

太傅魏國公徐達卒

諡武寧

先是太陰犯上將帝心惡之時達在北平召還至是病卒帝為輟朝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賜塋鍾山之

陰御製神道碑文以紀其功

達言簡慮精屢為大將善附循與下同甘苦士

無不感恩效死尤嚴戢部伍單車就舍死禮儒生談議終日在帝前恭敬若不能言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三月始選進士入翰林及為庶吉士

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建陽等為翰林院修撰二

甲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等為檢討

進士入翰林自此始

命進士

觀政于諸司其在翰林院承勅監中書六科者曰庶

吉士在六部都察院諸司者仍稱進士

庶吉士及觀政進士之名

亦俱自

此始

定翰林官品員

先是翰林官無常員

吳元年置翰林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及修撰編修尋又置學士

士承旨侍讀學士增侍制應奉等

亦無定秩

學士先為正三

員已而承旨直學士侍制俱革

品改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

至是更定

五品侍讀學士從四品修撰編修正八品

品員著為永制

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各二人並從五品侍讀侍講各二人並

正六品始以侍讀先侍講史官修撰從六品編修正七品檢討從七品俱無定員其侍書及侍詔則不常設

秋七月遣使封高麗國王禑

先是高麗貢使數至帝皆不納已而帝諭政府令遣官往視嗣王何如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拘囚則可許所請否則必討無赦及是禑又上表請

襲爵并乞故王諡乃遣使封之賜故王禑諡

曰恭愍

九月古州蠻亂命楚王禎率湯和討平之

親王統兵自此始

先是吳面兒既遁帝諭楊仲明不必窮追至是面兒復寇古州乃命禎率和討之和至古州擊平亂蠻擒面兒送京師誅之禎還藩

冬十月頒大誥于天下

帝患民徂元習徇私滅公乃輯宮民過犯條為大誥其目有十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因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其後復命刑官撮大誥條目要畧附

告教人已屬
其在昔殷周
比皆尚政畔疑
世風遞降更
數千年以後
然學宮里塾
為教課之資
迥空言無補

不致有流弊

惟口能誥即

誥等刻凡罷

老且得恃大

在後行法因

廢成何政體

載于律謂之律誥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云

十一月免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

十二月平緬

古百夷地元置麓川平緬二路明初并為麓川平緬宣慰司後改隴川宣撫司今司

隸雲南永昌府騰越州東北距布政司六十六程

宣慰使思倫發叛

先是大兵下金齒平緬壤地相接思倫發懼請降詔

以為宣慰使尋又命兼統麓川之地至是思倫發反

率衆十餘萬寇景東

南詔銀生府元置開南州明為景東府今府屬雲南都督

馮誠禦之會天大霧官軍失利千戶王昇戰死

丙寅

十九年夏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

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
以上歲加帛一疋絮一觔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
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
富民年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均
禮復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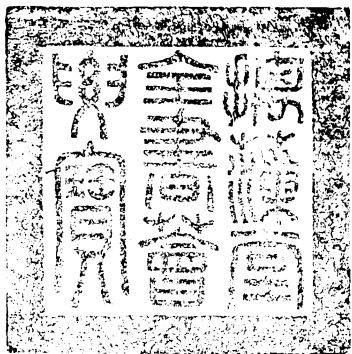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

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脩顧問六十以下于六部布

按二司用之

冬十二月癸未朔日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朱紱

謄錄監生 臣彭邦經